

第八冊

# 國外遊記彙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316

時余

#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六

## 長途遊記

### 遊美管見錄

吳興李善述

余於八年十一月八號離申。是日天雨。益增離別之苦。四時乘渡。送至吳淞口。上南京號。同行有張桂等君。送行者亦十餘人。船上布置精善。住艙均清潔非常。張桂二君所住爲特別室。更覺華麗絕倫。余思乘此船渡太平洋。度必安適非常。心中因之一快。輪舟於是晚十時啟碇。初行甚緩。余等固數日忙碌。倒頭即睡。預備明日上甲板。一觀海天風景。孰知事竟有與願相左者。次晨。余從夢中醒來。覺輪舟動搖甚劇。試起身則頭昏胃翻。欲嘔吐者再。即思起洗而亦不能。因仍眠床上。但覺船前後傾側。身隨之動。頗形不適。後聞初航海者必現此象。是日乘客能起身者。祇十之一二耳。同舟有舊友秦君。竟毫無痛苦。起居飲食。一若平時。問之則航海

已十一次矣。由是可知萬事初起。必覺艱難。一經習慣。則安之若素。非獨航海爲然也。是日余嘔吐二次。祇食山芋一枚。余住二層樓。窗與水平。時風浪頗大。因不能啓故艙中殊覺悶悶也。次日余勉強至張桂二君房。互相談笑。若乃稍減。

十一號舟抵日本橫濱。余等乃舍舟登陸。一觀帝國狀況。惟適經病暈。故上岸後。覺陸地亦似搖動。輪埠有華人自稱上海人阿炳者。頗作嚮導。問之知橫濱無可遊之處。因命陪至車站。購票乘長途電車。作東京遊。車內頗寬敞清潔。行亦甚速。約一時始達。沿途風景。亦頗可人。惟屋宇園林。均甚矮小。宛如玩具。日人富摹倣性。惟求其神。不尙實際。於學習歐美文明亦然。吾人均知日貨銷華者。均好看而易損。今余至東京。沿路所見之建築等。亦復如是。此實日人一弱點也。既抵東京站。余等擬先往果腹。惟言語不通。而此地又無吾人。覺困難萬分。旋作手勢。命人力車車至中國菜館。因果腹焉。車行

時其緩異常。路經皇城。見深溝高壘。頗具古風。形勢甚壯。而景緻亦佳。飯後擬往訪同鄉吳君。（時任事於東京漢治萍公司）先乘電車。繼以步行。宛轉問訊。迄不得至。蓋言語不通也。後遇一小學生。領余等往。並代問巡警。行半時始至。該童乃脫帽鞠躬而退。面無愠色。余感佩不置。此蓋教育之功也。吳君時養病在寓。因得晤面。他鄉知己。談笑頗得。吳君寓屋。布置頗清潔。惟矮小而無日光。頗不宜病者。聞蔡將軍松坡寓日。亦曾卜居於斯。今屋在人亡。不禁治然。吳君病。不能伴余等遊。因代雇汽車。俾得週遊一週。惜爲時過短。車行又速。沿途所見。均過眼雲烟耳。

東京街市繁華。頗近上海。惟道路不平。車行搖撼非常。後聞吳君言。日人着木屐。大雨路軟。履行其上。每印深痕。故道路屢修屢壞。政府欲禁止穿屐。萬不能行。祇得置之不理。習俗之難移。及其影響。有如是者。外人遊日者。每以其道路不修爲病者。比此然也。時東京日比谷

公園。適開菊花展覽會。余等因駐足觀焉。百卉雜陳。色樣各異。花經人功。益增丰采。旋余等欲遊帝國美術院。因時晏未果。聞該院藏中國珍異極多。均吾國官吏用以結納者。吾國國粹。不能自保。而他人代保之。言之可歎。倦遊歸來。吳君已設宴相待。其同事孫君昆季。公畢返寓。因亦同餐。賓主縱談。樂而忘倦。幾忘身之在客途中也。晚九時。余等興辭乘車返輪。次日又僕僕海上作乘搓客矣。

舟離橫濱後。向東南行。時風浪漸大。而余等亦稍稍習於海。因時至甲板上。或臥椅觀書。同行學生。官私費共二十餘人。兼有數舊友。不約而過者。故頗不寂寞。甲板上有臥椅。每人均可租一具。坐而閱書。或眺海景。愉快非凡。蓋地既寬放。空氣又鮮。自較艙中爲安。惟海景久亦生厭。遙望天涯。益增離懷。誦古人故鄉邈千里。離懷積萬端。句。不禁感慨係之。甲板上有閱書室。在船首部。頗精美。內有書桌。可用以作書。西人於晚上。有在內眺

譯者又有吸烟室。在船後部。內有酒櫃。美洲頃禁售酒。故此次返美之西人。其嗜酒者。均於船上暢飲一番。有大腹賈。均無時不在此室也。華人嗜賭成癖。此次同渡之粵人。其上等者均以吸烟室爲賭場。其三等艙客。不能入此室者。則在船甲板上作地賭。頗爲外人所輕視。吾國近來賭博。愈行愈盛。將來之禍。恐不遜於鴉片也。

吾輪自上海起行後。每日祇二十三小時許。大約縮短半小時。過十餘日。約在中途。船上鐘點。與中國較。相差約六小時。乃於某日（恐是十五號）多過一日（如須十五號則船上二日。均爲十五號）。如此則反早華時十八小時。過此日後。船上鐘點。仍差約三十小時。及至舊金山。與上海鐘。約差十二小時。以是東半球與西半球。夕夜互易矣。頃記者草此篇時。此間爲六月三十號晚九時。在中國則爲六月三十號晨九時也。

舟中每日三餐。菜雖乏鮮。然均甚豐富。四時後有茶點一次。惟余等病海日多。不能多食。同舟有某君。竟足不

履餐室。在舟二十餘日。所食祇餅乾耳。舟中每食鳴鑼。頗特別。遇風浪較大。傾側甚劇之際。則桌上均加有邊之桌面。防食具之傾跌也。惟遇此時。余等早臥床不能起矣。

此次同舟華人甚衆。羣因西餐不合口味。特要求船主另給華食。蒙允許。余等得每日食華餐一次。雖係粵味。較西餐勝多多矣。舟離橫濱。越十一日。抵太平洋之檀香山。輪泊該島首都火奴魯魯。余等因又得作陸遊。該島名太平洋中之天臺。余等身歷其境。實覺言之非謬。蓋該島地近熱帶。冬煖而夏涼。余等至該島時。已十一月。而雜花生樹。宛如江南三月天氣。路既修潔。屋又巍大。加之樹影婆娑。細草遍野。全城實一公園。景緻之佳。余生平所未見也。人能卜居於斯。真不啻世外桃源。惟該處時有火山爆裂及地震之虞。未始非美中不足耳。該島既四面臨海。居民自然識水性。吾輪泊埠時。輪旁泳水者均浮水乞錢。若擲以錢。則羣下水底爭取之。百

無失一。至於海濱洗浴。更尋常事矣。火奴魯魯城名勝處甚多。惜余走馬看花。忽促間不能領略一切。惟及遊拍理高原及水族館二處而已。

拍理高原。位羣山之頂。乘汽車迂遶而上。約一小時始達。其地寬畝餘。下視全城。均歷歷在目。遠望海濱。則波平如鏡。色作淺紅。頗可悅目。聞該處爲古戰場。某將軍曾追敵至是。盡推敵軍入山谷。亦一古跡也。上山之道。均甚平坦。兩旁古樹夾道。密蔽天日。車行其中。恍入仙境矣。

水族館。位海濱。屋雖不甚大。而四壁均以玻璃爲厨。上通日光。內蓄奇魚。形狀顏色。不一而同。有淺藍。有金黃。有五綵。條理甚明。雖畫師亦不能描寫其萬一。詢奇觀也。該島氣候甚暖。故能產此奇魚。聞一移他處。每不能生。故該島之水族館。絕無僅有也。

檀香山爲合衆國屬地。美人經營於此。幾數十年。而即成名城。頃該島爲太平洋中之重要區域。輪舟往來。均

在此稍作停留。商業頗發達。全島出產。以糖米及菠蘿蜜爲大宗。爲數頗鉅。各國人士。愛其風景。來小住者。亦不乏人。洵樂土也。

余等倦遊歸來。須臾。舟即啓旋。以後風浪時大時小。惟安靜日多。頗稱安逸。同舟華人。並開會聯絡感情。惟各省言語各別。殊感不便。有一次。一粵人演說。余竟不能領略一字。吾國言語不統一。實一大病。此大半由各省交通不便之故。當道者宜注意及之。同舟西人。時開跳舞交誼等會。余等亦得躬逢其盛。頗稱熱鬧。舟中水手。時有水操。每於日四時舉行。蓋以防不虞。亦未雨綢繆之意也。

吾輪離檀香山七日。始抵美境之舊金山。未抵前數日。吾等亟整理行裝。預備上岸。同舟美人。欣然色喜。蓋離家近矣。余等雖離家愈遠。然目的地將達。亦不覺精神爲之一振。預備一觀朝夕夢想之新大陸。況舟居既久。得陸自更足喜也。

輪未抵前數日。舟中管行李者。已代金山某轉運公司。向客兜攬生意。余等因即將行李點交。託其代運。彼即給號牌。如行李數。如此則上岸後。余等可不顧行李。逕至旅館。定奪後。再電話關照該轉運公司。將行李運至旅館。法至便也。

十一月三十號清晨。吾輪抵舊金山。泊焉。移時。醫生上船驗身。頭二等各祇巡視一週。惟三等客則查驗較詳耳。再一刻。移民局官吏來。中國駐金山公使亦蒞止焉。乘客均須經移民局官吏查驗護照。並盤問一切。費時甚久。美國之設移民局。蓋欲將他國人民之入其境者。加以記載。以便一遇事。故。即便稽查。法至善也。

查驗既畢。余等即舍舟登陸。關吏並將行李查驗一過。應納稅者。在船填報告單。故此次按單一查。甚爲間便。查畢。凡欲渡美大陸至東部者。可向關吏索一憑證。則乘火車可帶二百五十鎊行李。不另納費。此蓋預料從他國渡海來者。必多行李也。

行李經查驗後。余乃得自由。因即離埠。與教育部派醫學生。同至華盛頓旅館。寓焉。華盛頓旅館。在金山爲中等旅館。佈置頗精雅。惟其特異之點（與中國旅館較）則爲館內之寂靜無聲。人居其內。幾疑屋中別無他人。侍者非經呼喚。不履住客之室。然一經呼喚。必給小帳。費亦不貲。譬客入旅館時。如將皮包。命侍者携至房內。須給二角半。餘如呼水送信。亦必給錢如數。此風俗使然也。余所居室。臥床砌在壁內。臥時可按機則床自下。午時視之。則壁間一大境耳。此或因地位狹小。故有此發明也。

舊金山爲美西方大埠。房屋高大。街道遼濶。其最大之街。有電車軌四行。餘可想見。路上行人。前後不絕。欲穿街尤難。余等住金山僅三日。無暇領畧名勝。十二月二號。余等即購車票。搭火車向東行矣。美國火車內容。與中國通行之二等車彷彿。惟余等所乘之長距離車（名 Pullman Co.）則有臥榻。榻係

爾坐椅併合而成。上下各一。睡時有黑人代爲佈置。頗舒服。惟臥上榻者。須由梯而上。則稍不便。日中臥榻扯去。則與常車無異。乘 Pullman 車。例須先行定妥。並須加費。按號而坐。絕無紛亂狀也。車中有食車。可按時往餐。惟價略昂。車尾並有觀景車。暇時可入內坐觀沿途景緻。舒服非常。沿途如欲寄信發電。均隨客便。無不可也。

余車先數日所經。均高山峻嶺。時方雨雪。遍處銀白。景緻絕佳。車遇高山。則逾頂而過。遇小邱。則穿山洞。沿途所經山洞。不下數十。高山積雪過多者。則駕木爲棚。車行棚下。蓋所以防車軌之被雪沒而礙車行也。美國工程。在在可佩。而於鐵道一項。尤稱完善。全國鐵道。星羅棋布。交通之便。無出其右矣。此次余等從西邊橫跨大陸。至美東部。僅費六日。以路程計。當不亞自上海至四川。然從上海至成都。恐非月餘不達。從此可見我國交通之亟宜整理也。

余等車行。沿途所見。最足驚人者。則爲火車輪渡。及鹽河長橋二處。車經 Carpinus Straits 時。有大輪上有車軌。火車由陸駛入船上。分段停車軌後。輪即啓行。約一英里。輪抵彼岸。車乃仍由輪駛陸。車軌連貫而行。毫無爲難之處。人在車上。幾不知由輪穩渡也。鹽湖爲美出鹽首區。有長橋綿延十餘里。車行其上。經數十分點始達。亦一大工程也。聞鹽湖日落。爲美國奇景之一。且湖含有鹽質。性甚重。人墮水中。無下沉之患。故夏間人競往浴。亦一名勝也。經鹽湖車站時。有發售名片者。片角繁鹽一小囊。頗饒興味也。車中侍者。均係黑人。（即美洲土人）觀之若均蠢鈍。然間亦有聰穎者。余此次在車。遇一黑人。（亦車中侍者）作字甚秀麗可觀。伊謂有弟在耶魯大學肄業。伊知余等爲華人。乃亟問中國海陸軍強弱。彼謂中國爲世界有望之國。伊他日擬往中國入籍爲軍士云。其言雖不可恃。然觀其誠懇之狀。似非戲言者。余聞其言。頗

受感觸。蓋他人關心吾國事若是。而吾人竟不能滿其望。可慨也夫。

吾車於五號抵芝加哥。即在此易車。待之十時。僅及隨同行貝君至該處最大之分部商店名 *Mar. Sp. Field Company* 者。午餐一次。芝加哥爲美最熱鬧之商埠。亦車輪匯集之區也。街道之擁擠。得未曾見。汽車行闌街。其緩甚於人力車。餘可想見矣。且該城工廠林立。故全城常在煙霧中。余甚不喜其地也。

車從芝加哥東行者。須直往紐約。余等至波士頓者。至 *Chicago* 又須換車一次。至六號晚。余等竟抵波士頓。是晚在旅館住宿一宵。次日即覓得住處。因遷居焉。水陸跋涉。至此乃告終結。計自上海至此。除在舊金山停留三日外。在途抵二十六日。所經已近地球之半。親近交通之便。洵可驚也。

遊美隨筆 時十·十·十七

宋達庵

余服務南通水利工程者。凡四年。民國九年夏。蒙喬師

派同江蘇運河工程局技正沈君季和。赴歐美考察水利工程。至上海中國郵船公司。預定艙位。即十年一月十六日所開駛之南京號船。茲已於二月八日。安抵新大陸矣。友人之函詢路中經過狀況。及手續者甚夥。不暇徧答。特由日記中摘錄一二。及個人感觸所及。拉雜寄此。用爲預備來美者作他山借鑒而已。

赴美第一步手續。即爲向領事館領取護照。此事之手續。頗覺麻煩。余與沈君季和。於啓行前一月。即赴申籌備一切。面呈督辦工程局公函。及退喬兩師私信。於一星期內。即將護照領得。茲將經過手續。畧述如下。

九年十二月四日。星期六。同沈君持公私函。赴靜安寺路江蘇交涉公署。晉謁交涉使許秋帆先生。先生與南通有素。且方自南通祝壽歸。頗示歡迎意。即將領照事面交第二科科長陳世光君辦理。當荷陳君約護照填好後。當來通知。同赴領事署簽字。以省手續。

五日星期日。辦理行裝及定做衣服。美國工值甚昂。故



衣服等價亦甚高。惟國內樣式多不值時。亦效所當然。天下事往往利弊互見。此亦一也。余買鐵箱皮箱各一事。定做冬春大衣各一件。黑厚呢常青呢灰色呢。呢嘸嘸絨衣各一身。並買軟硬領各一打。襯衫皮鞋等等。共計治裝約費銀四百元有奇。六日星期一。靜候交涉署之通知。以便同赴領署簽字。

七日星期二。下午。赴交涉署。探詢一切。當在書記處填寫遊美調查表一紙。載明名姓。年齡。籍貫。父名。職業。及介紹人姓名。並半身照相三紙。約明日上午十一時再去。

八日星期三。上午十時。赴交署。晤科長陳世光君。及科員楊小堂君。當予以空白護照一張（一面中文。一面美文）。照相一紙。粘在護照英文面左角已。由交涉使在英文面簽字。命下午自赴美領事署簽字。由陳楊二君作函介紹。並為介紹驗身醫生蘭生君（Dr. Ranson）下午赴黃浦路美領事館遊美護照事務處。謁主任

沙由先生（Mr. Sanford）面投介紹信。口問筆記。詳盡無遺。所問大致如下。（一）本人姓名。（二）資格。（三）癥認。（四）年齡生辰。（五）身高。（六）從前作何事業。在何時何處。有若干年。（七）現在作何事。何時何處。有若干年。現住何處。（八）家長姓名年齡職業。（九）妻子姓名年齡。（十）家產若干。（十一）此次出去。備資斧若干。（十二）歸何人供給。（十三）不足。歸何人接濟。（十四）現在薪水若干。出去後仍有否。（十五）留美若干年。對於經費之詰問。尤為詳盡。問後即在護照騎縫處簽字。即繳印花稅美金十元。（天津開只一元。廣東須十五元。不知何別）護照發還。命仍返交涉署。清了中國方面手續。再去蓋印簽字。並須呈繳照片三張。

九日星期四。上午至九江路二十三號蘭生醫生處。由摩西醫生（Dr. Masie）驗身。首驗眼睛。沈君與余。幸均無肉沙之症。（Trauma）按上下眼弦內。有紅點如

沙粗細不一者。曰肉沙。甚易傳染。國人多患之。且多不自覺。考其致病之源。皆緣用不潔之公共手巾。或用眼過度等所致。美人極注意此症。有志遊美者。須注意之。平日以硼酸水洗眼。似有效。後在左臂種牛痘。約午後送糞去驗。驗後明晨可領證書云。下午如約送去。即轉赴交涉署。當在護照中文方面。填寫一切。一如英文。並付印花稅墨銀四元。約在明日上午再去。

十日星期五。上午如約赴交涉署。護照已蓋印。中國方面手續。可謂了矣。出赴醫生處取證書。當付診費十元。下午持照赴領署。初以爲簽字後即可了事。孰知有不然者。沙由先生對於吾人旅費一層。頗致疑慮。意謂既由南通派去。何以南通無信致彼。須得一確實之保證。始可。余告以南通之信。已直接交交涉署。尊處當然以交涉署爲根據。即以交涉署爲保證可也。渠謂該署來信。對於旅費一層。未曾提及。故須得南通之信爲憑。余謂此甚易。請即電話一詢交署。當能得知底蘊。當由

楊小堂先生在電話中。確實證明。始予以定艙買票之證書。因思吾人雖經正式機關介紹。尙須受此周折。無怪私費學生。勤輒費數月光陰。視領照爲畏事也。艙位既定。遂於護照上簽字。而手續完矣。吾儕出國。於人無損。乃經醫生之考驗如此。領事館之盤詰如彼。美爲我友邦。其待遇尙若是。從未聞外人之來我國者。須經此同樣之手續也。弱國國民。身受者如是。不知亡國國民。其痛苦當復何如言念及此。不禁愴然。

以上所述。爲領照手續。以下爲途中經過情形。及此次個人見聞所及而已。

南京號船。定十年一月十六日由滬啓行。余約沈君季和。於一星期前至申靜候。先一日同至九江路四川路角之中國郵船公司。探詢一切。知南京號已於今晨進口。現泊虹口太平路碼頭。約下午二時半。仍赴該公司買票驗身。屆時携欸復往。頭等船票。計美金三百四十元。並須付人頭稅美金八元。除上次已付墨銀一百

元外。此次尙須繳墨銀五百七十二元八角半。前後共付墨銀六百七十二元八角半。復由船上醫生 (Ship-mer Doctor) 覆驗身體。甚爲簡單。僅視眼部而已。聞船準明日下午一時開行。行李與人必須午前到船云云。余與沈君所定之艙。爲頭等第五十五號。

十六日晨起。將着人將行李送去。計二件。即鐵箱皮箱是也。均貼該公司所發之行李票 (Card) 早膳後。即赴親友處辭行。十時半。由滬江第一臺啓行。走送者爲老父及謝君冠生張君琮佩裘君配嶽董君開章張君信鳴等十餘人。裘君携有快鏡。即在船上攝一影。作惜別之紀念。一時許。船上音樂隊奏樂。於是送者均紛紛上岸。行者均鵠立船頭。各揮手致別意。西人某於船梯將下時。趨與其母若妻若子。在廣場中。頻頻接吻。一時離情別緒。湧上心頭。令人酸鼻。一時半汽笛作鳴。鳴聲輪機亦徐徐震動。船遂離岸。送者行者。均揮巾脫帽。作離別之表示。而歡迎聲。惜別聲。與音樂爆竹聲。互相雜

和。迨船至外白大橋掉頭後。始順流東下。四時後出口。船開後。船上即鳴鉦開飯。按例須編定座次。茲因時促。遂約晚餐歸坐。三時至五時。須赴管事者簽明座次。西餐均印成單。逐日更改。任人自擇。侍者供奔走而已。沈君與余。對於西菜菜名。平素多不注意。一旦自行點菜。困難爲何如。然環顧左右。蹙眉相向者。正不僅余與沈君已也。四時許。至管事處簽定座次。爲第一次第四號。時間爲早餐七時。中餐十二時。晚餐六時。均以鳴鑼爲號。五十五號頭等艙爲三舖。除沈君與余外。尙有廣東黃君曝。由南京高師麓科卒業。私費赴美求學者。十七日星期一。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一度。經線一百念五度五十六分。自昨至今。共行二百五十哩。中國郵船公司。航行於太平洋。自華至美者。有船三艘。即南京號。中國號。尼羅號。是也。南京號船身鋼鐵。於一千九百十三年。建於美之紐舊塞城。長四百二十三呎。寬五十四呎。吃水十七呎。頭等艙位。凡一百二十三。二等

艙位。凡一百三等凡五百三十計共載客七百五十三人。噸位爲八千二百六十二噸。除艙位外。尚有閱書室。大餐室。吸烟室。浴室等。佈置設備。頗稱完善。國人於航海事業。多不注意。太平洋中。中國船僅此三艘。然統懸美國旗。求庇外人。不得已也。在船除閱書室外。多與人閒談。此次同行。有江蘇教育參觀團袁叔畲。賈季英。蔣省庵。蔣伯陽。吳芝庵五先生。交通部鐵路調查員顏德慶（携眷同行）及宗兒蘭佩。與官私費學生二十餘人。湖北王子春督軍之子及姪丙生仲光。亦赴美讀書者。船向東行。地球隨向東轉。故每經經線一度。時間即應有差。船上每夜半按照日間船行之速度。而撥早時間。故今日時表。較昨日上海時表。改早十五分鐘。十八日星期二。天晴。船行方位。緯線仍爲三十一度。經線則爲一百三十度四十五分。共行二百四十七哩。是日余得閒與袁叔畲先生談話。渠自謂於民國三四年間。即已注意吳淞商港事。曾在日本考察橫大阪等築港

工程。據其視察結果。則工程上不同之點甚多。如日本之商港。因有颶風等關係。不得不注意於保岸工程。吳淞方面。則可不必。惟碼頭必須伸入深水。工程較巨耳。間與佩蘭兄閒談。渠任粵漢路工程科長。歷有年所。經驗極富。此次同顏局長視赴歐美。調查戰後鐵路情形。以一年爲期。廿年前彼與兄省庵（名希曾）同在上海讀書。今又與余同赴新大陸。機遇之巧。有如是者。下午四時。船員船役。齊集艙面。實演救火手續。人各有位。位各有事。秩序井然。至救生船歸復原處後。始散。聞每星期實演一次。夜九時至十時。有音樂隊在艙面奏樂娛客。

十九日星期三。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三度三十五分。經線一百三十六度零一分。共行三百十二哩。船駛入日平海界時。心房頗覺震動。且雜生憎惡之感。想膳堂食客頓減。艙面談笑聲亦較少。大率擁衾高臥。聽波濤作澎湃。消此岑寂時光耳。夜膳時。侍者告以明晨

早餐改早一時。因九時預計可至橫濱。八時當有日本醫生上船查驗也。晚晤檀香山僑商卓海先生。渠髮已頽白。而溫文誠懇。若飽嘗世故者。詢余曾備國旗徽章。以自別於彼國人否。蓋近來西美人士。頗不歡迎彼國人。而我國人甚與相似。在美人目中。頗難辨別。彼又云。國力不充。國民無論經營何事。均受人箝制。以偌大之中國。既多人口。且富物產。乃國際地位。遠不若蕞爾小邦。可恥孰甚焉。

二十日晨起甚早。橫濱在望矣。早餐後齊集面候。日本醫生及海關之檢驗。八時許。兩小輪懸太陽旗破浪來。繫纜輪側。一醫生。一關員。緣梯而入。由三等而二等而頭等。船長告以人數。頭等各在艙面。排成雙行。遂點數一過而事畢矣。入入國門。即有權以稽核之。此獨立國家之主權也。獨不解我國於吳淞入口之處。絕未聞有若何之設備。即有亦操諸外人之手。太阿倒持。殊可痛也。

檢驗後。船即駛入橫濱泊焉。橫濱之能稱深港。如今日者。全由人造。港外建於堵水工程。長虹如帶。環成半圓形。斷其中若干丈。為輪船出入之口。其工程之在水面下者。一時不得詳。但見水面上齊鋪三合土塊（Concrete Pile）狀如浚浦局吳淞口外所築之長鏈工程之巨。當可想見。船上宣佈明日上午十時開行。計在日本可留二十四小時。遂同馬君振堯輩十數人。作東京之遊。馬君皖籍。曾在日本留學。諳日語。足為吾儕嚮導。步赴櫻木町車站。乘高架電車赴東京。高架電車者。大似火車。以電力主動。高出於地面丈餘。衝衢皆通。以岸橋。故有高架之名。每五分鐘開車一班。故極便利。二等車資。為日銀一元。來回計一元八角。賣票多用女子。可見日人婦女職業之發達矣。上車後。經十五站而抵東京。需時五十分鐘。沿途山水。沃田彌望。鄉間街市。尤饒風趣。動人憶念。即農家一二小棧。亦均清潔整齊。雖板牆紙窗。轉覺雅人深致也。旁午抵東京。東京

車站建築頗雄壯。先赴日比谷公園。道經帝國大劇場。即去年梅蘭芳來東獻技之所。聞國人受邦人士歡迎之盛。當以梅氏首爲屈一指。公園園址不甚大。然極嚴肅整齊。士女來遊止者。相望於道。園後即日本皇宮。圍以深溝。疊石爲壁。氣象莊嚴。園之西爲議院。在園稍憩。略用茶點。繼參觀青年會。會中幹事馬君伯援。以吾儕時間有限。欲稍稍視察。決非步行所可從事。遂以汽車相紹介。聞每車四人。每日須銀六元半。即於二時半出發。經上野公園。帝國大學。三越吳服店。轉而之馬君根堯之友人處。止焉。乘車疾馳。如走馬看花。所留印象。固極薄也。今則爲實地上之東洋鏡。領畧些須外表而已。雖不能爲日本下若何之判斷。然觀察所及。覽其年來進步之神速。地方之整齊。人民勤儉和藹。及警察電車管理等。均爲我國所不能望其項背者。（電車賣票者。均諳英語。並識中文。告以所至之處。必竭誠相待。）馬君友人何君惠泉。鄧君貫之。陳君季倫。殷殷款待。特

調鄉菜相餉。頗足新四日來之腸腹。食量爲之一振。飯後同赴夜市。猶有數年前北京正陽大街夜市狀況。日本路政。正在積極進行。每當雨後。路極潔滑。高底之木屐。猶盛行於東京也。十一時。仍乘高架電車返輪。二十一日星期五。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五度十分。經線一百三十九度四十五分。至午行十八哩。晨醒聞嘈雜聲。蓋昨晚乘客多宿東京。刻始返輪。日人携風景片及零件等。在艙面兜售。余買橫濱商港及碼頭風景圖一大幅。作旅行紀念。十時鳴鑼開船。何陳諸君。均來送別。下午風浪甚大。船搖動更甚。不得已吞高大岡君介紹之暈船丸二粒。（Moher Silla Sea Sick Pills）似覺有效。輪上閱書室。藏書三百餘卷。向侍者借閱一本。納銀兩元爲質。在艙面閱書。覺較艙內爲適。因空氣新鮮。且搖動亦較少。船上宣佈。自明日。起。可得無線電新聞。（Wireless News）如欲訂閱。每份需納費一角。

二十二日星期六。海風且雨。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五度。經線一百四十五度二十三分。共行二百九十七哩。月色皎潔。與水光相映。成暗銀色。良辰美景。更逢勝會。幾忘身之在異國矣。

船搖動甚。除閱書外。無所事時。徘徊甲板。仰觀水天一色。俯視浪花四濺。藉忘旅行之苦。夜與顏德慶先生談。渠謂以此次同船學生。盡共謀破此岑寂。遂設法組織談話會。定明晚舉行。

二十三日星期日。陰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四度零一分。經線一百五十六度四十八分。共行三百零六哩。上午與學生齊張諸君。磋商今夜談話會事。當荷全體贊成。并公請顏德慶卓海袁叔畚三先生演說。學生方面。預備音樂及諧談助興。晚八時開會。到者約三十餘人。首由楊君丁酉奏中國月琴。（西人對於中國古樂極注意。諸此者如携樂器出洋。必受歡迎。）顏卓君等演說。多勗勵之辭。尤以顏君之「毋忘爲中國人。并毋忘爲中國之君子人」數語。爲最脆擊動人。後由王孟君作諧談。全堂哄然。直至九時半始散。是夜適值月望。

幾忘身之在異國矣。二十四日星期一。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三度十九分。經線一百五十七度五十一分。共行三百零六哩。船上通告。凡自香港上船者。今日須至庶務處填寫姓名單。以備殖民局之檢驗。上海上船者明日日本後日云。今日天氣溫和。海浪漸趨平靜。夜膳時。侍者謂明晚設備中國菜。願食者簽名。按船上西菜。實不過惡。惟久食此。似令人生厭耳。

二十五日星期二。陰晴。船行方位。緯線三十二度十五分。經線一百六十三度三十六分。共行三百哩。今日爲上海上船者填寫姓名單之期。至時之庶務處。示以護照填寫各項如下。

（一）姓名。（二）年齡。（三）籍貫。（四）婚否。（五）何處去。（六）何事。（七）行李幾件。（八）美國通信處。船行方向。逐漸趨南。故天氣和暖。海波不興。

或讀或息。可樂也。晚膳改爲中菜。提早一時。一湯三盆。六人共餐。吾儕欣欣有喜色。國人之歡迎國菜。想與愛用國貨。及愛護國家。同爲一種天性耳。

二十六日星期三。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一度十四分。經線一百六十九度十六分。共行三百哩。船上分給船客名姓單。計自香港上船者。凡一百零七人。自上海來者。計五十三人。自橫濱者十三人。赴檀香山者十人。除三等艙不計外。共有客一百八十一人。夜八時。開第二次談話會。有賈季英吳芝庵二先生演說。大抵勉以自治自動。及希望有強有力之政財。爲吾人之助。對外發展之後盾云。

二十七日星期四。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九度五十九分。經線一百七十五度零二分。共行三百一十一哩。風平浪靜。氣候溫和。今日已在經線一百七十餘度。預計明日。當由亞洲而轉入美洲矣。某君在便室遺失錢包一個。內貯金洋數十元。由侍者指得。存庶務處。絲毫

未少。可風也。艙內安置清潔之冷水。以供客人解渴及洗濯之用。熱水必須向侍者索取。能養成冷水洗面及飲冷水等習慣。覺便利多多。每晚臨睡時。可將日間所穿之皮鞋。置於門外。侍者即爲收去。上油刷淨。

對徑日晴。(Aurorade Day) 舟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七度四十一分。經線向東一百七十九度三十七分。共行三百十三哩。今午一時至二時。經過地球之子午綫一百八十度。故昨日爲東半球之星期四。今日爲西半球之星期四。吾人因以得同一之兩星期四。即所謂對徑日是也。按地球分經緯線。以定各國之地位。直者爲經。橫者爲緯。以赤道爲起點。由赤道向北。至北極爲九十度。由赤道向南。至南極亦九十度。通過兩極一週。合計三百六十度。每度計六十海哩。(Sea Miles) 經線即子午線。以倫敦格林威池天文臺爲起點。即零度。由此向東一百八十度爲東半球。向西一百八十度爲西半球。地球繞日東轉。每二十四小時一次。故當東半球



向日爲晝。西半球卽背日爲夜。船向東行。每日依船行之速力。而縮短時間之鐘點。此卽數日來每夜船鐘撥早十五分二十分三十分不等之理也。昨日在東半球駛行。及過一百八十度。卽爲西半球。東半球之星期四方終。而西半球之星期四方始。故今日爲東西兩半球分界之日。亦卽吾人有兩次星期四之日。友人多致詰者。特詳誌之。

二十八日星期五。晴暖。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五度十九分。經線向西一百七十四度三十一分。共行三百十哩。天氣和暖。宛若初夏。船員船役。概易白衣。如夏季然。船上有外國剃頭者。價爲美金一元。（剪髮半元。修面二角半。洗頭二角半。共一元。）洗衣則每件二角。二十九日星期六。陰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三度三十二分。經線一百六十九度零四分。共行三百十八哩。閱 (Peking Trust) (北京風塵錄) 一書。書爲美人所著。多詆中國政界之污點。著書時適天津老西開

交涉發生。其言曰。中國外交。純以敷衍了事。不論事之可能與否。必一再延宕。三四調停。以愈能延宕。爲愈見其外交手段之高。若加以強硬之態度。則必出於討價還價之一途。以敷衍門面。言之彌覺傷心也。

三十日星期日。陰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二度二十五分。經線一百六十三度五十分。共行二百九十七哩。夜間開第三次談話會。除音樂演說外。尚有顏雷二女士之唱歌。及鋼琴與拳術雙簧京調等。均極可觀。開明日下午一時。可至檀香山。

三十一日星期一。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一度十六分。經線一百五十七度五十七分。共行三百三十八哩。上午在閱書室作家書。歲聿之暮。遊子僉歸。而余方作征人。日向洋海討生活。回首西望。惟有遙祝一門康健而已。下午一時。抵檀香山島。山脈起伏。成半圓形。山麓洋房如櫛。工廠戶突。歷歷可數。誠一幅天然畫圖也。輪船停駛。候醫生來驗。聞三等艙有患天花者。醫生詳